蜀中廣記

三三

詳校官編修臣瞿　梘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二

川西道上

唐僧晃姓馮氏綿竹涪城西昌人形長八尺顏貌都偉鷹眼虎身鵝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文才博

達時共聲聳譽常夢手擎日月大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
慕出家私即立名為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
繫屋柱決意已絶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鑠自然解乃嘆
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絶城臺以之崩
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彌為之崩頹星辰為之
改度嘉樹為之藏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
二親顧其冥感任從道化依彔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
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迂誕毗

尼晃具戒未聞而超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
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神宇宻相高尚及昇壇之後
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
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
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
營福業勞事有為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邇諷德
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遂聖心

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啟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
方正賞罰嚴肅綿益欽風貴賤退奉前後州主十有餘
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
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嚫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
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
終於所住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花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非時發

花曄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端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
故感應所期耳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
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
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陁勤苦相
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州縣響應山獨住
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
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沈木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

甚青色貌狀希世各負蓮花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
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
猨鳥為侶初惟一泉後有三泉流出於下貞觀元年夢
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
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
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欲遊方去或有喻
曰只此寺者是都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
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至瑜房見師跏坐而化手上

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
唐初蜀川沙門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
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祖至岷州
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方錢
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為死計岸於新繁市大
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拗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
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
禁曰誰能見須㦖因没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

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唐智詵禪師俗姓周資陽縣人武德元年資陽麒麟雙
出江水逆流金粟呈祥白蓮瑞彩此詵生也七歲能言
天性明悟談論異凡初自丹山志甘苦空身處寂寞一
日山神告曰此非高僧所居棲神山近在州境城北五
里真福地也詵欣然起錫山神以石炬火前導既至棲
神乃繹高僧名經即山建寺額曰德純武則天詔赴內
道場因辨幕內珠光天子重禮賜號寶修禪師辭乞歸

山傳燈録云五祖既傳法六祖而又別傳智詵詵傳處寂住于資中時人謂之唐和尚

唐釋逞者不知姓氏益州人州有甘亭神威力嚴惡殃福立應祈禱血食牛羊難紀忽下巫語欲逞授戒逞設佛像廟中神自移影向佛下坐為授戒訖又往先主廟授戒神亦隨從所以蜀川神廟逞行至者皆為授戒道俗歸依發言風靡又於綿竹郫縣造三百尺大像今並成就凡所祈求為無不遂以顯慶四年終於本寺春秋

八十五道俗哀慕送往放生池於路三度大雨雨皆白
色恰至葬所天地清明
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七歲丁内艱嗌
粒絶漿殆乎滅性免喪之後思酬罔極乃出家詣靈巖
寺求師誦習曾不浹旬通涅槃經二帙落髮已來砥礪
其行揣摩義章即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後隱泰
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季陵夷法網嚴峻僧無徒
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孑焉超邁恐罹刑憲靜念

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欻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斯見未幾避難三蜀居多寶寺開論維摩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摩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

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共籍芳聲俱申虔
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往經廢毀院宇凋敝因慨
然營緝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
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袠盡
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
必無他慮與劫齊休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
衷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梵本兼充
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焉慧日寺主

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
域緇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
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
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
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
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
畢矣示疾終于長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
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

定于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龍朔中中臺司藩大夫李
儼製碑歐陽通書
唐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
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座然後開之立性沈審慈
仁總務諸有癘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
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
積云清淨臭處心增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
耳衆皆慕其為行而患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

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

跏坐如初

唐益州福壽寺釋寳瓊馬姓綿竹人少年出家清貞儉

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途業歷遊邑落無他方術

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邑

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

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

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

擁衲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時令邑連氿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兀然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紜紜頗相陵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耳遂禮一拜道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

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旣安又禮依前崩倒合衆驚
懼舉掌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
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名僧弘講合境傾味自此而
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唐蜀都寶園寺玄續姓桑成都人出家旣久經論道業
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
容止方稪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
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

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焉梓州東曹椽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參談叙獨見欽尚平仲從容曰仰承高懐茂諸貴等令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来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虚談恐非實録答曰貧道待公之虚實亦如公遇續之虚實耳相與驩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常見人述

莊子鵬鷃之喻便嘆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于鄰虛井蛙之智識入耳目後疾甚名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為津濟其夜命終

唐釋慧昺高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年方登立便昇法座談撝一指衆侶諠譁闡岷維三巴尚昏時網欲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峽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故使來

往去思詠歌滿路後旋途南指道出荆門既返安州方等寺講説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暠一位僧伍日止一飡隨得便噉無待營求所以蜀部鄧都芳著兼列焉

唐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八歲其母又終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出家後逐安州暠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暠下獄稜亦同縲身被桎梏於成都

縣一獄因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勑還釋放便遂髙還
貞觀八年又還襄州須彌寺講論不輟至十四年有感
通寺祖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如何稜曰善哉
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
十月半黄昏時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言未
訖外有大聲呼曰法師早起焚香閻羅王使人即到須
臾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也春秋
六十有五云

唐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二親不許年十九決意詣大光寺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横母為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没命尋逐至巳被傷未絶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遂母至此便不盡命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危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舜深奇之自舜没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為稽引三十二十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嘆曰佛法漸替

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為重法故耳于時官府急切
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來即安撫寺主曰官制不許何
得停之與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豈不聞耶寺主憤
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自見是
血食人喻之竟不信返寺向興懺悔怪遂止貞觀中青
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
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因何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
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與嘗得疾聞室中音樂聲自念

我所求本在佛果不願人天言已聲滅自此便瘥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元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與獲已於房内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如契聖心請放光明須臾一室並為金色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與自在道晝夜恒坐曾不偃亞自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益部五衆咸敬而重之

唐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惟以禪誦為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

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問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鑪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叅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如覩朝日之初出因共目之為旭上也年九十八

唐釋惠寛姓楊氏綿竹孝水人生有異徵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腥羶年五六歲與姊信相學坐禪二親怪問荅曰佛來為説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耳法

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録得二百餘紙龍懐寺會
師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有異禪
師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
聚神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
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時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内妃
為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曰莫於三
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徳須物者燒
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

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允禪師龍懷寺會闍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忿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於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衆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

爾在山依閒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父母亦背道歸佛捨宅為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為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侍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雒縣忽死見閻王曰汝獄中罪人多應為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策蘇已即從雒縣往綿竹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往處大為勞苦為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座誦呪大

衆聞皆流汗寛仍集衆講地獄經馬有什邡縣陳家者
捨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寛指授分劃爾許可爲僧院中
間一分堪爲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云此分劃處欲造
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
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寛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
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
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
天衣持花香及紫金花臺從西方來迎寛辭不堪發遣

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徧郭聞合郭咸集曰闍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内光明莫測其來入定氣乃知永逝葬後縣内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綿竹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寛也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欲與物無競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内賜摩納僧伽梨辭乙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

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口如家畜類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誡衆曰外來之賓宜洒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焉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黄冠也景雲中來刺是郡終于釋氏包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内應是沙門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衆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王公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

怒諸僧升廳坐已將啟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聲尋爾氣絶資人益崇仰之以開元二十二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同時若長松馬祖及王頭陀趙頭陀皆其門人

唐釋大川不知何許人於漢川棲賢寺行四聖種法綿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卧於寺外白衣具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

前若騶導焉大歷初北山變成黄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

唐開元中成都萬歲池傍有僧誦法華經每夜見一老叟來聽僧怪問之曰我池中龍也僧曰今方旱何不降雨叟曰凡雨須天符不爾天誅之今當為師降雨師其葬我是夕大雨質明池邊見一大蛇斬為兩段僧取焚之為立塔呼為龍壇焉

唐高僧智浩嘗於成都中興寺誦法華經鄰有龍女祠龍每夜聽之一夕施一寶珠浩曰僧家無用龍以神力化大圓石榴而去今以水澆之則龍宮石寶四字隱隱可見此二則方輿勝覽所載

王維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塔銘云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綿州巴西人在諸兒時神獨不偶去諸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鍊指燒臂入般若道場百日晝夜經行遇五臺寶鑑禪師密授

頓教得解脫知見含空不域即動無朕不觀攝見順有
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斷置世界不覩非咎應度方
知得其門者寡矣開天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涅槃
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於長安城南畢原人天會
葬涕泗如雨其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
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
而已銘曰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唐釋靈著姓劉氏綿州巴西人也年逮志學方遂出家

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毘尼道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于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講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一申時示滅于安國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

唐成都靜衆寺僧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以開元十六年至中國玄宗召見隷於禪定寺後入蜀資中謁智詵禪師入深谷岩下坐禪每入定多是五日

為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躶卧其前願以身施食二獸從頭至足嗅面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搦虎鬚毛既而山居頗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而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内殿供禮時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妖惑命徒二十許人曳之變怪卒起楊乃叩頭拜伏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等寺相至成都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為王矣懼其却回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

知忽曰供柴賢者暫來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
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
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焉質明相名伐
柴者謝之已不見矣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
示滅春秋七十七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
寺淨衆例從除毀其寺巨鐘迺移入大慈洎乎宣宗中
興釋氏元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始到
方欲為齋辰去迎取巳時已到推挽之勢直若飛焉爾

時相之真形面目流汗乃知其神力所曳也後號東海

大師塔

唐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臯生纔三日其家名僧齋此僧不速自來以敝席坐於庭中既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請衆僧祝願梵僧先從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耳吾師何言

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韋君固遠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為蜀丞相君所知也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與此子為善友故不問而來此子他日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字焉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

舍利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云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
道苾芻表率何莫由斯後于三學山講華嚴經號
為勝集日供千人倉簞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
夏涉秋未嘗告匱其冥感如此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
僧提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
疑其妖妄躬自入山禁之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
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冀公蹙然作

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
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見一燈其明如日橫
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
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
空中如相逢迎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
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
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光月當於
午金銀二色燈列於智炷師墳側韋南康臯每三月就

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𢪔之鑪在寺門矣白中令敏中覩瑞與立此寺大中八年改額曰開照弟子傳講東川所宗也

唐成都大雲寺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坤維四衆往往稱之為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簡州慈雲寺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冲孺出家

作為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頭陁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為僧待駕得度其言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此山絶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劒門山神現形迎駕稱姓李氏勑賜有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石城山乃悟山神護衛之意因改雲頂寺為慈雲焉待駕後卒於此寺

唐郫縣法定寺惟忠少孺為僧勵精自行在乎羣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此寺後漢永平佛法始流中國便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誓化岷蜀來居寺中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因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爾枯查沿江而至夜發光明雕作像首貞觀中竇軌為長史佛首光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問言可就法定

否乃一人能舉實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葢殿以安之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獲一巨蟹身長二尺餘是塔頗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乗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天寶中在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為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磕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耶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置如故當其易柱隂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

塔齊忠之感物也若此會昌拆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於半天又此寺有大棗樹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棗始重榮也忠後終於寺

白居易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云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磨宗神會而父南印其教之大

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空為用示真寂而不記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洛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投惑箭漸離人我相者日月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為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為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王去海方涉而船師失粤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

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
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閑糾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
子志行等營度喪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
干步空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
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曰
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咸在潞雲真在磁雲表在汴歸忍
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
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踏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

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之縁甚熟請於塔
石序而銘曰伊之西北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
舊塔會公新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
弗拘糲食斷中麤褥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縁俄遭武
宗毁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輝僧倫咸序光同締構
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鞴灰飛投爐火
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上若虹

蜆馬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其塔是
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太和初南蠻蒙㒞顛剽入益城分
蠻卒舍於寺內廊廡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
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虛至夜蠻蛋覩此奇異乃禁止汙
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
任至劍門見一人長丈餘持戟當路無瓊驚問對曰某
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
大石寺在西南未為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望便掘

石比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到府數日乃令量其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鏨鑿之至夜輒填滿遣人潛伺人見有白彘數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令止勿鑿遂移塔於今所即金光舊寺基也光鐘亦移入新寺焉

唐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什邡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滇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

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厭視塵躅脫落愛趣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為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寄清源遂詣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

化先是北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
生嘗一宴息於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北地為清
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沓貪背憎
即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
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
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普施者期乎濟
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時進修惟勤率
化不墜大歷中聖恩溥洽隸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

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鎮奥區政有易絃人同湊轂禪宗戾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有詔僧如所隸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容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跏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石門環以絶巘呀為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罔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于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

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櫬霞水而為陸炬通霄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華嚴歸眞於嵩陽善導瘞塔於梵嶺禮視齊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知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有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

爰沂淺瀨人力未盡舟行為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
邃遍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知眞在空無我
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為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
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
智藏鎬英宗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大寂禪師丹陽
公包佶為碑紀述權德輿為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傳燈録載師一日上堂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
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

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宜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

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什麽說即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麽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

說什麽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佛子師云只這箇為當别有百丈拋下佛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揑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峰辭師師云什麽處去對云石

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峰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

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獅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獅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遂辭出門師名云坐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

喚什麽作佛性曰恁麽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呌快活
快活

蜀中廣記卷八十二

蜀中廣記卷八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三

川西道三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埀誨雖廣演言教而惟以無念為宗時相國杜鴻漸出撫

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
值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
空慧寺而杜公與戎帥名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
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
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游勝境聞先師居貴封
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摳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
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名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令和
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

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焉久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渟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鵶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鵶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佛世

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
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
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
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
名第一義第一義復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
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無諸法無性
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
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

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别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曽問諸供奉大德皆讃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狥人情師令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

何得解脱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脱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脱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脱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

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讃踊躍而去後
居保唐寺而終

唐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雖善講說而無戒行所受
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經反初服去已入
軍壘逾年間闕逃難還入緇行大厯中暴亡入冥見主
者訶責境畢命鬼卒引入地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
倘入地獄三世諸佛即成妄語矣主者詰之對曰雄俊
曽讀觀音經有下品下生者具人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

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
若有可信應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系曰
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强善
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持往往淺
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蘇傳此語云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詭異不倫恭慢
無定唐建中年至于岷蜀時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
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嘗入水不濡投火不灼能變金石

化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衆
說法戍將深惡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隨至乃曰貧道寄
迹僧門别有藥術因指三尼曰此皆妙於歌舞戍將乃
重之遂留連為置酒肉褒宴與之飲唱乃假襦袴巾櫛
三尼各施粉黛並皆列坐含睇調笑逸態絶世飲欲半
酣喜謂尼曰可為押衙蹋舞乎因徐進對舞曳練迴雪
迅起摩跌伎又絶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婦
女風邪遂徑起取戍將刀衆謂酒狂坐者悉皆驚走遂

斫三尼頭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驚呼左右縛喜喜笑曰無草草徐舉三尼乃筇竹枝也血乃向來所飲酒耳喜又却坐飲宴別使人斷其頭釘兩耳柱上皆無血汚身即坐於席上酒巡到即瀉入斷處面色亦赤而口能歌唱手復擊掌應節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頭安之輒無瘢痕時時言人吉凶多是謎語過後方悟成都有人供養數日忽不欲住乃閉關留之喜即入壁縫中及牽之漸入唯餘袈裟角逡巡不見來日見壁畫僧

影其狀如日色隔日漸落經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
迹已滅有人早見喜已在彭州界後終不知所之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年
前海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
程便得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
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本是釣魚
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
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夜

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嘆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為禪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即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蚩蚩羣甿陶然知化覩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

二日示疾儼然跏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南
康王為立碑自撰文書丹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
居於岷蜀間多年往因有疾後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
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
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
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呵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
令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與僧同名復曾為僧

來共你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後不測其終

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端應交現遂誓捨身刻苦為期忽於殿中焚香次覩地屋皆為琉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内皆變琉璃色焉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以慈憫為懐嘗在房中

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攣躍從吾乞救汝速出視之門人出無所見徙倚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鼈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馬江所居法聚寺蓋蜀王秀所造有仁壽中文帝所樹舍利塔云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夢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大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

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為四月八日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不第從戎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求為儐者因得疾服媼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

末乃洞主所放出婦是胡女也

唐成都福感寺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悲哭咽絶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蛸蠅唼咋膚體云捨内財用答劬勞次則刺血寫經又次則鍊臂至於拔耳剜目餧飼鳥獸既而行步觸物顛躓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内眥空中斯須瞻矚如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嘗謂人曰吾聞善戒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以大

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肩膊帝累勸勉且務久長修練蘭不奉詔遂焚焉而絶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塔號悟眞也蜀都止呼定蘭塔院焉

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姓周氏劍南人少多英敏尋預僧流從受近圓即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乃抗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是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鑒强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受鑒鑒接行數步

且曰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
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澧陽武陵太守
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四海禪徒輻輳千人其於訓授
難窺邊際雪峰參見鑒深加肯重馬咸通六年十二月三
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耶夢覺覺非復有何
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床坐
七日如生按德山簡州人姓周嘗講金剛經時人號周
金剛擕青龍鈔疏出蜀謁龍潭師師點紙燈與之尋復

吹滅遂大悟集鈔疏于庭焚之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如一滴投于巨壑遂辭去宗風大振凡僧到門便用棒撻之禪家稱為德山棒云

新都縣北二十五里大梵寺舊名李眉俗呼塌背在漢州大安鄉界唐咸通間有僧自稱李姓眉長尺餘前者葢唇傍者覆肩居民呼為李眉延奉之者或見甘露聖燈之應壽百有七趺化於中和七年乾德間伐蜀寺僧乃火其眞身焉

唐釋圓相蜀人也七歲出家博綜内外善屬文時號奇童内修律範人無間然龍朔元年有疾而終于此寺將啟手足房内長虹若練而飛上天寺塔鈴索無風自鳴其大門屋壁畫俱剥落每夜有鼓角聲經百餘日方息從此鳥雀不棲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於講堂前椶櫚樹馬相終弟子收文集三十餘卷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唐益州空慧寺釋慧熙郫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所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為沙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為賞要攝論雜心精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敬于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

日不畜侍人不受人施夜宿本房但坐床心兩頭塵合
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絜有聞熙名就房叅
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迴預席者共
憚之年九十卒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荅也無師曰從
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
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
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
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
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
珠師曰失却也

青州禪師洪杲道場在成都東十數里普通山上宋何
耕自龍華山歸經過其處作詩述曰錦城之東山培塿

突起伽藍壓山口入門氣象頗不凡在昔規模定非苟
黃絹碑詞著眼看青州老衲知名久自披榛徑結茅屋
不剪霜鬟散蓬首市門有女奉巾盥衣裓無花生穢垢
至今一轉鸜鵒語散作諸方獅子吼祖燈寂寞何人繼
宰堵岧嶤惟鬼守法席草長深沒膝僧榻屋穿先見斗
似聞占籍多衍沃合選名緇振頹朽我來不覺三嘆息
眼底盡空諸所有自開麤席掃塵坌聊寄閒眠憩奔走
夢回中夜雨鳴簷卧聽東風寒入牖明朝散步轉山脊

好語相呼聞野叟抽苦也見麥飜浪搗麨懸知香滿手
須臾日影散林樾絢練春光被花柳僕夫催歸屢不應
景物殊佳寧忍負出山騎馬更躊躇乘暇應須重載酒
又潼川西峰寺載杲公一偈云秋風吹客衣秋葉落庭
户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而去好山好水皆可歸無佛無
祖不得住脫羅籠何所寓恣怒那吒笑點頭泥牛拔斷
珊瑚樹
五代梁成都府東禪院釋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

蘭溪登高人也七歲出家為童侍一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與處黙同削染鄰院而居每隔籬論詩互吟尋偶對休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可觀受衆安橋强氏藥肆請出羅漢一堂云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方成之故與常貌不同後思登華嶽北謁邢帥成汭於龍興寺安置時何翰吴融諸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為休作集序則乾寧三年也尋被誣譖黜於公安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勸

師入蜀時王氏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賜賚隆洽署號禪月大師至梁乾化二年終于所居春秋八十一塔號白蓮在成都北門外弟子曇域集師文集首安吳內翰序域為後序

什邡小蓬山保聖寺鏡鍠禪師以唐天福中卓錫本山古松下有清泉迸出遂結廬作終身計木食澗飲與馬頭佗化成寶坊至數百人或以事聞所司投之瀘南數年抵書門人曰明年三月二十日吾償債畢矣是時可

來迎我及期詣公府辭曰暫別歸去願珍重吏叱之曰汝罪人寧不知法求去何耶師笑曰君不曉我意非此耳遂于庭下儼然化去官吏大驚遣人肩輿送還百夫莫能舉翌日其徒至焚香悲號二僕舁歸奉安山中今三百年儼然如生元祐間羣盜入寺妄意師腹中有金帛遂剸刃脇下而鮮血迸流盜怖走匿岩下俄山摧而壓殺之邑人楊惠昌修寺夜夢一老僧乞頭帽翌日至山視師頭帽果為人竊去紿與二年大丞相張公德遠

以使相出為川陝宣撫制置使屢禱有應上聞詔賜定應禪師某往來山間探幽勝三十年矣酷愛其清絕戀戀不忘嘗自紫微度綿水頓覺佳氣逼人竹木蕭蕭樓殿聳岌松根寒泉流注不竭懸崖萬仞瀑布如線山腰有大小白崖甚奇上有太子宮遺址僅存而事迹不可攷崖下有洞極深邃中有石柱撑之左右映出白龍十三蜿蜒如畫又自西越澗行一里有馬師井捫蘿陟磴至峰頂有石室可坐百人蝙蝠大如鳥所謂蝙蝠洞者

北望仙居其狀如偃月眞名山也禪師宅其間豈偶然哉宋紹興九年謝中記
預知禪師不知何許人唐末居什邡龍居寺凡事預知孟蜀主杲欲攜花蘂夫人至寺祭掃父知祥墓因避暑師前月戒寺僧敬待杲至知而異之賜號普通大師有勅牒碑
張有定光福院西睦定身記云府城之東列刹相望惟光福距城爲近名禪寺有西睦定身舍焉而院宇蕞然

介于民居寄櫊連棟標揭不存往來者弗知為院也余
官華陽旦莫過門久而始得其處異日飭香訪之像設
没蛛窠鼠壓罏無餘灰主僧法緣踉蹡出迎問其興廢
漫不能知出左券數紙示余蓋偽蜀廣政施者名氏而
圖經及清獻趙公成都記略無半辭紀摭則院之不振
也久矣按傳燈録益州有二禪字異而同音曰西睦嗣
東院從諗曰棲穆嗣夾山善會今定身即東院之嗣也
嘗開堂有俗士舉手曰老子便是一驢師曰山僧為汝

跨彼無語後三日復來曰某前日被賊師拈杖逐出平居忽喚侍者其人應諾即曰更深夜靜共伊商量其機緣止此然一臠可知鼎味矣先緣嗣法病此院之壞使其徒持簿乞民間微細積累仍其址而新之為佛殿齋廳兩挾屋棲止之房庖廚之所以居其屬所有定身閱歲滋久雖真骨强勁幻膚堅密不杌不倚然鉛采湧漶相好黯昧家君始倡邑人出力嚴之乃施髹漆乃閟龕室神宇凜然乃還舊觀既成集其徒散諸香花聲鐃鼓

魚螺設伊蒲之饌以落之閒禱家君命牛馬走爲記余
觀世閒迷誤之流愛其幻軀不啻金玉然數十寒暑則
老死翳滅飄爲煨塵彼達者則不然棄之尸陁林以飼
烏鳥初不以爲難而戒光定力參休縢固歷刼壞而自
如乃知一切法以愛故壞舍故常在豈謂是耶雖然一
受其形成就破壞固已具足而余乃以世閒情想讚歎
刻畫豈眞知師者邪姑鑱之石以識歲月紹興十六年
記

釋僧緘者姓王氏京兆人以唐同光二年入蜀居淨衆寺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落第入寺寫憂於竹松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見呼緘曰偶知耳處厚因拈府試賦藁與緘覽之曰考乎眞僞非君燭下之文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眞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耳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皆貯之矣遂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邠公杜悰祠坐於西廡下

俄有數吏自堂宇間綴行而出緘曰新官在此使可庭
參處厚惶遽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
命檢官禄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處厚已賅但問明
年及第為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誡其嚴密
而已須吏吏散緘攜手出廟及曉而別至春試罷處厚
迺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
一焉百日為程及呼榜出恰有八士二王處厚與王愼
言也惡其百日為程而處厚策名之榮止得百二十日

暴卒

羅江縣治北有寺僧馬法相傳五代時有禪僧居之每日夕誦金剛經後順寂荼毘獨心舌不燼其徒作塔以藏歲時衆禮甚衆人或以手入塔摸驗宛然溫軟及出視之則堅硬石矣其狀酷似今猶存

慧眞廣悟禪師益州人也受業於峨眉洞谿山黑水寺觀方慕道預雲門法席密承指喻乃開山創院漸成叢林開堂日雲門和尚躬臨證明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日出方知天下朗無油那點佛前燈問如何是雙峰境師曰夜聽水流庵後竹晝看雲起面前山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鉛刀徒逞不若龍泉曰用者如何師曰藏鋒猶不許露刃更何堪問實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徧也無師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繫真珠有行者問某甲遇賊來時若殺即違佛教不殺又違王勅未審師意如何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至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戒門人曰

吾不久去世汝可就本山頂預修墳塔至五月二十三日功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會雲門爽和尚溫門舜峰長老等七人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逝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初住導江縣迎祥寺天王院僧問美味醍醐為什麽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適來什麽處去來曰心境俱亡時如何師曰開眼坐睡師後住青城香林僧問北斗裏藏身意

如何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如何是諸佛心師曰清即始終清曰如何領會師曰莫受人瞞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踏步者誰問如何是和尚妙藥師曰不離衆味曰喫者如何師曰咂啗看問如何是室內一燈師曰三人證龜成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問大衆雲集請師施設師曰三不待兩問如何是學人時中事師曰恰恰問如何是玄師曰今日來明日去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床上問如何是香林

一脈泉師曰念無間斷曰飲者如何師曰隨方斗稱問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不分别曰照用事如何師曰行路人失脚問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時如何師曰清機自顯曰恁麽即不别人師曰方見本來人問魚游陸地時如何師曰發言必有後救僧曰却下碧潭時如何師曰頭重尾輕問但有言句盡是賓如何是主師曰長安城裏曰如何領會師曰千家萬户

益州崇眞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問如

如是大人相師曰泥涅三官土地堂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

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嘴飛超三界外綠毛也

解道煎茶

成都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

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麼會得始

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

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
源任是百刦薰功千生煉形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
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洞達施為經行坐卧頭頭合道
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
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
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巳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
自生違背可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荆
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

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柱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能改齋漫録僧海淵蜀人也工針砭天禧中入吳楚游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針而愈由是知名既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日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

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覺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塔曰資身以醫有聞於時餘幣散之拯人於危此士君子所難為嗟吁乎師

宋初彭州北城有胡釗者字倚天里中號為高貲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任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

馬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有僧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者以問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現其相陰護持之耳文同有胡氏三遇異人記此其一云

文同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

其義曰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俗年六十示滅于大慈寺之甘露道場慶歴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囊中得八萬錢委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駡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為是功徳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于時遂召使圖其事

采飾殊絶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
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縁而畫評之絶品者也予舊與惟
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比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
十七年予自祕閣校理乞侍親得相于臨卭郡道人使
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益州郫縣西禪垂白禪師僧問香煙纔起大衆雲臻祖
師西來請師垂示師曰心光自照僧云恁麼則一句於
師親領得永鎮郫城萬古傳師曰是人有分

順禪師西蜀人初出蜀時與圜通訥偕行已而與大覺璉游甚久又善於老蘓公故黃門後賛其像云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於南為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剎及住景福香城雙峰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濳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叙别延之至而師已化矣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于此全知曉塵刦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

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荅云直恁麼去皆言勘破老
婆婆子無你說處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雪散水滔
滔忽爾狂風浪更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波
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
或時貴日到西峯影漸長
舒州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年每日獨自上堂
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這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
十月四日陞堂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儼然而逝

吉州禾山德普禪師生於綿州蒲氏少尚氣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攜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賦性豪縱不授控御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爲務是有希有年十八待度受具秀出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敢難詰者號義虎罪圭峰疏義多臆說摘其失處誡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歎之云圭峰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雖黃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峰非有四

日八臂也奈何甘自退屈乎乃出蜀至荆州金鑾夜有
一衲見了山情庵主師聞其飽叅問之曰經論何負禪
宗而長老多識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
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之以為緣耳
倘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
證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
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
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既信矣則尚何區區

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
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積翠南禪師出世久
矣見當使汝疾有瘳師即日遂行以熙寧元年至黄龍
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
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公云
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
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
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

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戲語問云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師其中致祭讀文跪揖上食師飫飡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師坐焚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

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楊天惠北溪院化僧龕記云化僧者初不識誰何蒼顱黧面去來郫繁間甚熟市人蓋多見之而無相問訊者崇寧五年十二月二日晨從外來乞食城中如故常洋洋也眠日欲昃輒囊其衣若將去行次壓東小息於逆旅馬氏乞漿馬歛袵趺坐漿未饋而告寂玉骨山峙不杌不倚邑人環禮日數百人有喜事者迎置北溪嚴以髹漆閟以龕室取諸香花而散其上東蜀居士聞而嘆

曰異哉我昔未之見也是導師者不離闤闠喧鬨而示靜便不鄙屠沽垢紛而示精潔不舍生死濁惡而示究竟不樂相好設飾而示堅固其音制和軟類近里社而莫知其名氏其膚理臞勁類七十許人而莫知其壽臘其衣履簡野類空林衲子而莫知其居止嗚呼生吾不知從師遊没吾徒知志其迹是刻舟之說也雖然由吾之說瞷師之相起欣慕相成淨信行庶其有從入哉師之寂凡三日始歸北溪後十日為之記

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叅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盖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

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盧
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
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
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於
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
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
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病起上堂
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髩髮

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顔難比並却來
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讃嘆則故是點檢將
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黄鶯兒莫教枝
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耿延禧同庵記云禪老然公以同名庵常擕其榜隨所
居而揭焉盖師佛家流也而游戲於篇章翰墨之事出
入乎公卿搢紳之間以儒釋同於一法師西蜀人也而
泛江湖涉嶺嶠不鄙夷夫瘴癘蠻獠之俗以遠近同於

一鄉雖然此殆見其小者爾方其晨而升堂莫而入室皆楊歧圓悟之密吉也而與鐘魚鼓板同為一音以衣冠來周旋應對及阿闍梨合掌問訊皆隨緣世諦之餘事也而與萬象森羅同為一印是猶五百大阿羅漢各解內外中間之言不當佛意而皆本乎佛之正理又如衆大菩薩談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而不出乎維摩之一默蓋餠盤釵釧吾見其為金而查梨橘柚吾知其為味爾惡覩其異耶或問儒與老莊同異阮瞻對以將無同

或問儒與釋迦同異羅浮生對以直則同咄哉曲不失
其為同直何足盡同有同何傷乃必曰無同為貴乎是
未可與言同也爾時太秀居士說是法已重說偈曰彭
殤秋毫太山齊舉莛與楹厲西施一指一馬無兩岐此
語大麤師所嗤含裹十方真覺知觀十方空手所持一
切有物皆菩提此涉言詮師所離彼肇法師空怪奇南
泉庭花示全機要知覿面當機提如麻三斤時所疑語
默不犯離與微江南三月鷓鴣啼大同無我大音希言

語道斷絶百非世人未識同庵師欲識同庵參語辭絡

興乙丑記

成都進士杜暹字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吴中文與可贈之詩曰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流俗料得如今似我能自註云柳子玉嘗言伯升若及第不過似我耳蓋歆艷之辭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